

我的《金色年华》及其它

杨天胤 著

我的《金色年华》及其它

感 谢 状

杨天胤 先生

承赐《我的〈金色年华〉及其它》九册，
将分编入藏，以飨读者。

先生厚爱，泽被馆藏，沾溉学子，惠及
当代，功垂未来。谨奉寸絨，特致谢忱！并
期望今后继续得到您对敝馆馆藏的关心与鼎
力帮助！

南京大学图书馆

2007年11月15日

杨天胤 著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

8/F, Tin Ka Ping Building, Shatin, N.T., Hong Kong

香港·新界·沙田·田家炳樓八樓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Tel. 電話 : (852) 2609-8765
Fax 傳真 : (852) 2603-5030
E-mail 電子郵件 : usc@cuhk.edu.hk
Website 網址 : http://www.usc.cuhk.edu.hk/

郵政編碼: 651500

云南省昆明市祿勐縣第一人民醫院

楊天胤先生

尊敬的楊先生，您好：

2008年5月28日，南京大學圖書館陳遠煥老師將您自印的大著《我的〈金色年華〉及其它》，轉贈了一本給敝中心收藏。拜讀之後，令人唏噓感慨。在歷經政治運動的坎坷磨難後，您還能坦誠地記錄下這段經歷，讓後人以史為鑒，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敝中心正致力於建設“民間歷史檔案庫”，收藏反映中國大陸民生的個人回憶錄，進行編目整理，永久存放於中心。這個想法應該說是在受到像您一樣對歷史負責的民間人士之感召才萌生的，文庫的將來是否能夠成功，也完全取決於你們的支持。除了記錄歷史，我們也希望能推動某種生活方式，讓更多人有興趣寫故事，多少令自己的生命多一重意思。您對此當深有體會。

我們認為，對資料的取舍，真實性是唯一的標準。我們碰到的問題是近一個世紀來養成的“文學青年”和“黨八股”文風根深蒂固。大家不習慣用平實，冷靜的語氣寫作，故而真實的記錄看起來像不大高明的文學作品。因此，您樸實求真的寫作風格，恰恰也是敝中心對民間歷史作者的期許。

敝中心很榮幸能收藏您的大作。再次感謝您辛勤的付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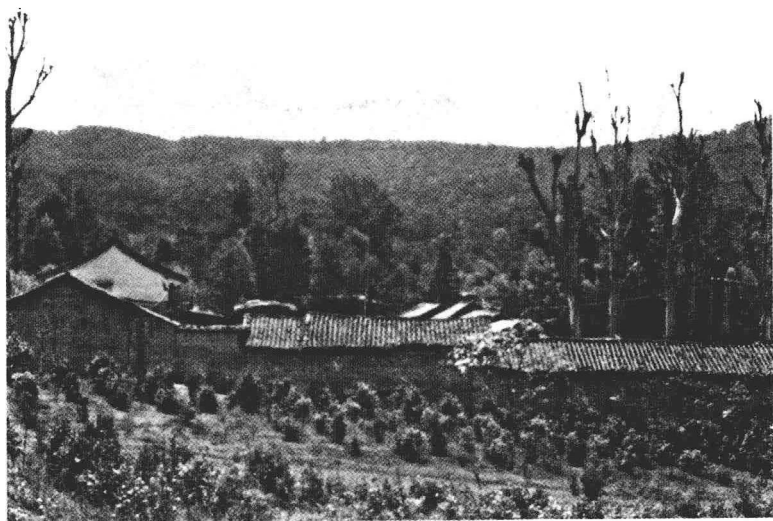
順祝安康

助理主任

2008年6月2日



春光中的英子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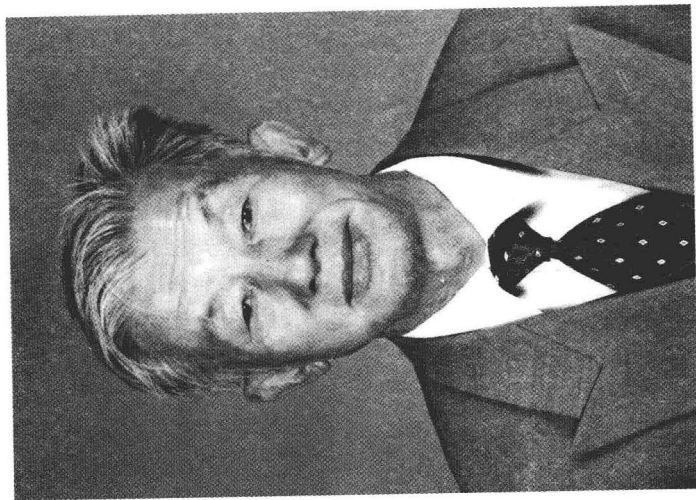


人间地狱马豆沟



1951年2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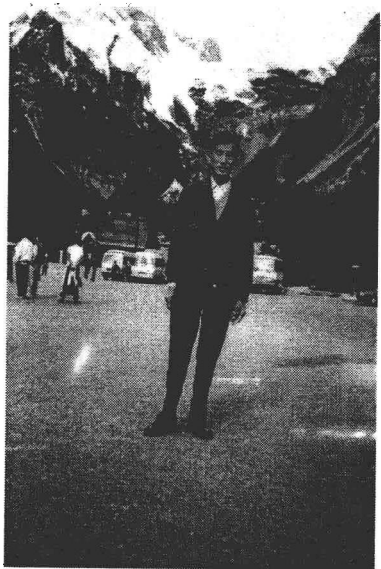
作者：杨天胤



2006年2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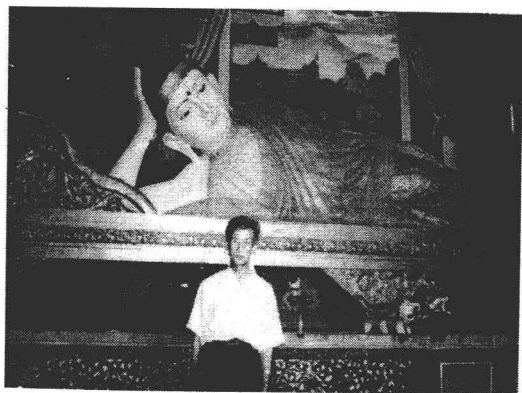
绿水本无愁,因风皱面
泰国巴提雅太平洋上



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
丽江玉龙雪山



儒知世间仁者少
北京孔庙



佛识天下苦事多
缅甸卧佛



家人(1997年)



兄弟姐妹(1997年)



难兄难弟(1954年)



不到长城非好汉
(2006年)

代 序

他书或以文章见人,唯修史宜直书其事。

康熙《东西南北人》

用血和泪搅拌着笔墨,书写我们自己。

《禅机》序

一方是被尊为“主人”的蒙冤者,另一方是制造了这一冤案的“公仆”们。力量是那么悬殊,悬殊的不寒而栗。

《凝视九七》

小鸟怀着热烈的希望,展翅向天空飞去,但是一下子就碰着铁丝网落了下来,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在自由的天空下面,确是被人关在铁丝笼里。

《巴金回忆录》

“尽管她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保持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优美”,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她不曾害过任何人。她总是合乎人性地对待非人的环境。

马克思《神圣家族》中分析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文字时,对女主人公玛丽花是这样肯定的。

《名人传记》2004.2 期

目 录

我的父亲	(1)
二叔杨正芳墓志	(18)
我的四叔	(20)
我的求学生涯	(26)
难忘的云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43)
解放初期我所亲历的征粮工作	(53)
禄劝卫生系统草创时期的财务工作	(69)
禄劝金氏土司对奴隶与佃农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76)
楚雄专区行政干校学习追忆	(85)
计划经济时期的票证	(93)
我的“金色年华”及其它	(97)
后记	(183)
附录	(187)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杨正邦,字定之,号勋臣。公元一九零零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岁次庚子)农历二月十九日生于禄劝县屏山镇英子龙村。

早年在昆明成德中学读书时,与富源(旧称平彝)李鑫,盐兴张经辰及浦光宗等同窗。中学毕业后,李鑫张经辰等到北京读大学,父亲及浦光宗等入刚建校的云南东陆大学(即云南大学前身)。李鑫到北平农大读书,并在北京入党,后到广东,经毛泽东推荐,一九二六年回云南建立党组织,后张经辰亦回到云南,在党内负责宣传工作。

在校时受业于导师徐嘉瑞(解放初期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与徐结为知交。徐发表的《中古文学概论》一书中有一章论古诗中的双关词的。幼时我曾看到过当中引用了两首古诗:其一为:“自从欢别后,叹音不绝响;黄蘗从根生,苦心随日长”。其二为:“黄昏过藩来,向晓开门去;春蚕初感化,丝(私)子已复生”。这一章就是我父亲写的。出版时,徐曾在篇末注明:“此章为学生杨正邦代写”。

一九二三年进东陆大学预科,受教于云南特科状元袁家谷

(树圃)等名师。幼时曾见过袁书赠父亲的条幅：“立脚怕随流俗转，留心学到古人难”。

一九二四年(癸亥)夏，暑假之中，课诗消夏，袁公乃择优雅，汇为一编，名为《东陆诗选》。后编入《卧雪诗话》卷五。中有杨生勋臣著《啸松诗草》，

春日杂咏

春风桃李满山城，大好风光觉有情；
画阁凭栏指点处，桃花无意语流莺。

春游

板桥西望草萋萋，燕子风高杨柳低，
惆怅东君解人意，鹧鸪飞向马前蹄。

东郊

淅淅北风吹，寒霜满四野；
清溪古墓横，不见行车马。

秋行

策马数归鸦，空山一径斜；
清风微过处，黄叶满山涯。

野望

林鸟归飞急，寒烟蔽远村；
迷离深树里，宿雨送黄昏。

秋日翠湖即景

秋水双湖冷，秋阳一径斜；

西风漾堤柳，何处酒人家；

树圆先生评语：“用笔能敛，固自不凡”。

一九二四年与同学梅绍农、李纤等发起并成立了“云波文学社”出版《云波文学旬刊》。著名作家茅盾在其《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一书中说：“从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起，一个普遍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期刊蓬勃滋生的时代开始来到”。在列举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文学社团的同时，他说：“云南省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四月间就有周刊《翠湖之友》，其后又有《云波旬刊》（昆明十三年五月）”。以上引文均见茅盾《中国现代作家作品》。

作家张效民在《新文学波涛中一朵被遗忘的浪花——云南“云波文学社”略述》中曾说：“然而，几十年来，似乎很少有人再提起《云波社》……但无论怎能样说，他毕竟是一个历史的存在，《云波文学社》的创作也确实有其存在研究的价值。这朵新文学运动中的浪花，人们是不应该遗忘的。”

艾芜写给梅绍农的信中亦提到：《云波》在云南影响不小。

正如张效民所评价的：《云波社》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特别是在云南地区是有较大影响的。一九二七年，因成员先后离开昆明，

《云波》停止活动,计《云波》活动三年多,杂志刊出二十一期。

张效民在上文中特别提到:“杨定之,又名正邦,云南禄劝人,主要进行小说创作,其作品以《绿野的欢笑》为代表。(原文载《滇池》一九八三年第八期)

一九二七年底,贵州军阀周西城,毛光翔等部队乘滇军龙云,胡若愚混战,占据曲靖,窥伺昆明,卢汉,朱晓东(朱旭)两师由龙云下令派往曲靖赶走黔军,当时云南特委认为由于蒋介石于八月十三日下野去日本,龙云政权对国民党中央采取观望态度;加之忙于与胡若愚张汝骥混战,一时无法集中力量镇压革命。因此尚有与龙云联合的条件。党组织为了争取卢(汉)朱(旭),帮助他们工作,即在这两个部队组建政治部随军往曲靖与黔军作战。李鑫由于与朱旭同乡,被任命为第三师政治部主任,我父亲亦同时到第三师政治部工作。据一九二八年曾任省临委委员,解放后任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的浦光宗(汉英)(注一)回忆:《关于杨正邦同学的回忆》

杨正邦:东陆大学预科同学(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他在文预科,我在理预科,但有不少课程都在一个课堂学习。预科毕业后他离开了学校,彼此即少见面(他长我二、三岁)。

云南自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建立共产党组织后,一九二七年二月发生了二、六政变,群众运动非常活跃。记得有一次他曾在一

个群众会议上发表演说,使我对他有一种深刻的印象,感到他的思想很进步。

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龙云掌握了云南省政权后,地下党部派同志到卢汉师及朱晓东师任政治部主任。(卢师先为李子固,后为吴少默;朱师为李鑫)。据说正邦同学曾在李鑫处工作。当时到政治部参加工作的同志多数是共产党员,因此正邦同学可能是共产党员。我在一九二九年三月离开云南,此后即未和正邦同学见过面。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浦光宗亲笔。

当时父亲曾在旅省同学及家乡亲友中组织活动。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口号。参加的有阮荫槐张达聪,杨加才等多人,并一度企图夺取伪政权,使全县震动。(此事县城后街梅宗廉略有所知,因当时他父亲是县民众教育馆馆长,阮荫槐曾准备夺他的权;有人还说:“民众教育馆是清水衙门,夺了整那样?”)后被伪县长张知名将张、杨等人全部逮捕关押,因为他们都是我父亲组织的,他们的家属来我们家里闹,我祖父写信到第三师政治部把我父亲叫回来处理,回来后,先以第三师政治部名义的伪县长交涉多次未果;后到武定万德请那休(维新)(注二)此人是万德土司,共产党员,公开身份是武定、禄劝、元谋三县江防司令。后因国民党残酷镇压,放弃土司家产,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去了)那休带了百多武装到禄劝伪县府,强令伪县长将

阮、张、杨等人放出。此事在一九二八年云南省特委书记王德三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曾提到：“禄劝小组有人被捕过”即指此事。

政治部沿途张贴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时期的标语等工作。曲靖县城攻下后随军进城，正准备开展工作，龙云来电要抓人，就不得不解散了。（据张绍楚亲笔材料摘录）

一九二八年夏，军阀内战刚刚结束，新形成的龙云政权也还不稳定，卢汉是龙的部下，刚任旧省政府财政厅厅长，他显然为了表现一点进步，扩大他个人的政治影响，请云南文化界比较有名望的徐嘉瑞办《云南民众日报》云南第一份全省性报纸，即今《云南日报》前身。我父亲应徐之约到该报任主编之责；主编副刊《杂货店》、《象牙塔里》、《学灯》。后两栏主要是文艺创作和翻译作品。《杂货店》着重刊载杂文，散论；也有一些社会科学和“新哲学”的理论文章。副刊的作者大多是当时云南文艺界较进步较正派的青年作者。至于“流氓文人”“烟渣作者”之类的作品则极少发表。

当时地下党的主要力量转移到矿山，农村，部队去开展隐蔽的工人，农民运动及军队的兵运工作，留在昆明的一部份同志投入《云南民众日报》正是为了占领新闻和文艺阵地。

当时我父亲曾以主编身份以“店小四”为笔名发表过一篇短文：《谈谈杂货店》表明了编者当时的指导思想。文章说：“我们

都是受尽社会上一切痛苦的人。无论什么，都没有稍微满意过。所以，希望……有受家长压迫的，婚姻不满的，有被土豪劣绅撵出来无家可归的……凡是现在受压迫的，都可来谈谈。店小四们虽无一副同情之泪酬答……，至少可以站在一股线上说说话。”另一篇题名《屠狗店》的文章，则正式代表编者说：“有的人……公然把”杂货店“叫做”屠狗店“……本也自知我们是太过残酷了……但对狗最好的办法是给它一个不客气的棒击。……对蚊子来叮一口，或狗咬的暗伤，我们也决不会灰心下去。云南的民生是困苦到万分了，不是由于狗的增加吗？

……《杂货店》在社会上是担当着领导任务的，那么，纵然把招牌改做屠狗店，又待何妨？”这样义正辞严，勇敢尖锐的斗争态度不是鲜明的表现出来了么？

当时《杂货店》的突出文章有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直接反帝反封建统治的，如：

1：《文明与野蛮》揭露法帝国主义份子不让“买了车票的农村妇女”上火车，把她推下去砸死了。“真太不把弱小民族看在眼里了！”

2：《读“基督教与三民主义”有感》专批判基督教会为了和国民党反动派勾搭起来而散发的小册子和炮制的奇谈怪论。

3：《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揭露蒙自，靖边等处，小小商团

团长就“南面称王”，把一切土地都握在自己手里“进行残酷剥夺，无止境的奴役，派款的凶狠高压，而说明”青天白日旗帜下，封建依然“……等等。

(二)从多个侧面揭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如：

1：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军阀制造“七一一”火药大爆炸，炸平了大部北门街，青云街，死伤了数千人。《杂货店》连续发表的好些篇文章记述了当时的悲惨情况，并为难民们大声地呼吁救济。

2：讽刺小官僚贪污枉法，压榨人民；顽固的封建的归校长天天大背女儿经式的训导。管束……等一类文章。

(三)批驳一些文艺滥人，流氓化名的反动攻击，而正面提出：“认清文学本身的使命及其效能……使成为一种推动社会，改造社会的精神武器……在消极方面可以打破恶劣环境的束缚；积极方面可以指示一个人生趋向美满的新途径。如：

1：《从云南的文学家谈到云南的文学》作者署名“泼皮生”，文章批判“为文学的文学超现实的文学派系，批判烟渣流氓，骂爹骂妈的诸色等类的文学家”，都“应当不客气地施以攻击，纵然是出之痛骂也在所不惜”。

2：对署名轻薄儿的恶劣，攻击从北京刚回到故乡的李实清先生在昆明举办第一次画展“是浪漫的，违反道德的，重肉不重灵的，污浊淫褻，鄙俗不堪”顺便他也攻击了老么的评价。老么立刻